

真善美授权典藏本

古龍
真品集

9

【壹·血海飘香】

楚留香傳奇

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

楚留香傳奇

【壹·血海飘香】

古龍
真品集

9

真善美授权典藏本

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楚留香传奇. 第1部, 血海飘香/古龙著. - 北京: 当代世界出版社, 2009. 1

(古龙真品集)

ISBN 978 - 7 - 5090 - 0425 - 8

I. 楚… II. 古… III. 侠义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78109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 01 - 2008 - 5987 号

本书授权者及原出版者为台湾真善美出版社 (ChineseKungfu Inc., <http://www.ChineseKungfu.com>, **Copyright 2009, Sung Enterprise Inc.**), 原书名为《楚留香传奇》, 授权由当代世界出版社在大陆独家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。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专有使用权归当代世界出版社所有

书 名: 楚留香传奇

作 者: 古 龙

责任编辑: 肖雪晴 权宁君

出版发行: 当代世界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复兴路 4 号(100860)

网 址: www.worldpress.com.cn

编务电话: (010)83908403

发行电话: (010)83908410(传真)

(010)83908408

(010)83908409

(010)83908423(邮购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河北三河市文阁印刷厂

开 本: 640 毫米 × 960 毫米 1/16

印 张: 55

字 数: 840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090 - 0425 - 8/I · 085

定 价: 68.00 元(全三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!



壹·血海飘香

- 第1章 白玉美人/001
- 第2章 海上浮尸/009
- 第3章 天一神水/017
- 第4章 一百十三号/024
- 第5章 三十万两/032
- 第6章 剑下一点红/040
- 第7章 强人所难/048
- 第8章 清风明月/056
- 第9章 红颜祸水/065
- 第10章 卿在何方/073
- 第11章 骰子之戏/081
- 第12章 独步武林/090



- 第13章 三蛇羹/098
- 第14章 捉魂如意钩/107
- 第15章 情侣书信/116
- 第16章 妙僧无花/123
- 第17章 迎风一刀斩/131
- 第18章 颠倒众生/140
- 第19章 棋高一着/148
- 第20章 天枫十四郎/157
- 第21章 帮主夫人/165
- 第22章 好友成仇/172
- 第23章 兄杀其弟/181
- 第24章 南下追凶/189
- 第25章 天峰大师/197
- 第26章 法律庄严/206
- 第27章 自裁以谢/214



第1章 白玉美人

他双眉浓而长,充满粗犷的男性魅力,但那双清澈的眼睛,却又是那么秀逸,他鼻子挺直,象征着坚强、决断的铁石心肠,他那薄薄的、嘴角上翘的嘴,看来也有些冷酷。

“闻君有白玉美人,妙手雕成,极尽妍态,不胜心向往之。今夜子正,当踏月来取,君素雅达,必不致令我徒劳往返也。”

这张短笺此刻就平铺在光亮的大理石桌面上,自粉红纱罩里透出来的烛光,将淡蓝的纸映成一种奇妙的浅紫色,也使那挺秀的字迹看来更飘逸潇洒,信上没有具名,却带着郁金香的香气,这缥缈而富有诗意的香气,已足够说明这封短笺是谁写的。

接到这封短笺的是北京城的豪富世家公子金伴花,他此刻就坐在桌子旁,那张白净而秀气,保养十分得法的脸,就像是被人砍了一刀似的痛苦地扭曲着,眼睛瞪着这张短笺,就像是瞪着阎王的拘票。

精致的花厅里,还有三个人,一个神情威猛、须发花白的锦衣老人,背负着双手,在厅中来回不停地踱步,也不知踱过多少遍了,所走的路,只怕已可从北京到张家口。另一个颧骨耸起、目光如鹰,阴鸷沉猛的黑衣人,就坐在金伴花的身旁,双手轻抚着放在桌上的一对精钢判官笔,干枯、瘦长、骨节凸出的手指,在灯光下看来也像精钢所铸。

这两人的面色也是十分沉重,锐利的目光自窗子瞧到门,又自门瞧到窗子,来回瞧个不停。

还有个枯瘦矮小、穿着朴素的秃顶老人,却只是远远坐在角落里闭目养神,他全身上下都瞧不出丝毫特别之处,只有一双耳朵,竟不



知怎地不见了，却装着对灰白的假耳朵，也不知是什么铸成的。

锦袍老人走过桌子，拿起那张短笺，冷笑道：“这算什么？请帖？借条？就凭这一张纸，就想将京城四宝中最珍贵的玉美人取走……”

重重一拍桌子，厉声道：“楚留香呀楚留香！你未免也将九城英雄瞧得太不值钱了。”

金伴花愁眉苦脸，嗫嚅着道：“但他就凭这种同样的纸，已不知取走多少奇珍异宝了，他说要在子时取走一样东西，谁也休想保存到丑时。”

黑衣人冷冷道：“哦，是么？”

金伴花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上个月卷帘子胡同的邱小侯就接到他一封信，说要来取侯爷家传的九龙杯，小侯不但将杯锁在密室中，还请了大内的高手‘双掌翻天’雀子鹤和‘梅花剑’方环两位在门外防守，可说是防守得滴水不漏，但是过了时候开门一看……唉！九龙杯还是没有了。”

黑衣人冷笑道：“万老镖头既不是雀子鹤，我‘生死判’也不是方环，何况……”

他瞧了那秃顶老人一眼，缓缓接道：“还有天下盗贼闻名丧胆的英老前辈在这里，我三人若是再制不住那楚留香，世上只怕就没有别人了。”

秃顶老人眯起眼睛一笑，道：“西门兄莫要为老朽吹嘘，自从云台一役后，老朽已不中用了，靠耳朵吃饭的人耳朵被人割去，岂非有如叫化子没了蛇耍？”

别人若是如此惨败，甚至连双耳都被割去，对这件事非但自己绝口不提，有人提起，也立刻要拔刀拼命，但他却面带微笑，侃侃而言，还像是得意得很。

那锦袍老人正是京城万胜镖局总镖头“铁掌金镖”万无敌，此刻手捋长髯，纵声笑道：“江湖中人谁不知道秃鹰耳力天下无双，云台一役虽然小败，但塞翁失马，安知非福，装上这对白衣神耳后，耳力只有更胜从前。”

秃鹰摇头笑道：“老了，不中用了，此次若非一心想见识见识这位强盗中的元帅，流浪中的公子，是再也不会重出江湖的了。”



金伴花突然笑道：“闻得江湖人言，英老前辈只要听到一人的呼吸之声，便可辨出那人是男是女，有多大年龄？是何身份？无论是谁，只要他的呼吸声被英老前辈听在耳里，就一辈子再也休想逃掉，无论他逃到哪里，英老前辈都追查得到。”

秃鹰眼睛眯得只剩一线，笑道：“江湖传闻，总有夸张之处。”

只听晚风中隐隐传来更鼓之声，生死判霍然站起，道：“子时到了。”

金伴花冲到墙角，掀开一幅工笔仕女图，里面有道暗门，他开了暗门，瞧见那紫檀雕花木匣还好生生在里面，不禁长长松了口气，转首笑道：“不想三位的威名，竟真的将那楚留香吓得不敢来了。”

生死判仰首笑道：“楚留香呀楚留香，原来你也是个……”

突听秃鹰“嘘——”的一声，生死判笑声立顿，窗外有低沉而极有吸引力的语声带笑道：“玉美人已拜领，楚留香特来致谢。”

万无敌箭步冲到窗前，一掌震开窗户，只见远处黑暗中卓立着一条高大的人影，手里托着个三尺长的东西，在月光下看来，晶莹而滑润，他口中犹在笑道：“戊时盗宝，子时才来拜谢，礼数欠周，恕罪恕罪。”

金伴花早已面无人色，颤声道：“追！快追！”

烛影摇红，风声响动，生死判、万无敌已穿窗而出。

秃鹰沉声道：“那真是玉美人？”

金伴花跺脚道：“我瞧得清楚不会错的。”

跺脚之间，人也跃出，原来这世家公子，武功竟也不弱。

秃鹰却微微摇头，冷笑道：“别人会中你的计，但我……哼！”

眼睛盯着那紫檀木匣，一步步走了过去。

突听身后“当”的一声巨响，他整个人都跳了起来。

原来他白衣神耳乃合银所铸，传声之力特强，这一声大震，直将他耳膜都快震破，他对这双神耳从来最是得意，委实做梦也未想到还有这点要命的坏处，大惊之下，凌空一个翻身，双掌已连环击出，但身后哪有人影。

只听窗外又是“当”的一声，秃鹰双足往后一蹬，身影飞扑而出，窗下“嗡嗡”之声犹自不绝，却是面铜锣。

秃鹰面色立刻惨变，失声道：“坏了！”

疯狂般转身跃回窗内，只见那紫檀木匣还是安然无恙，但另一扇窗子的窗帘，却在不住飘动。

秃鹰石头般怔在那里，面上的神情极是奇特，也不知究竟是哭是笑，口中不住喃喃道：“楚留香呀楚留香，你果然厉害，但你也莫要得意，你足声既已落在我耳中，就总有一天被我找着的。”

身后风声嗖嗖，万无敌、生死判、金伴花已接连掠回，万无敌手里抱着个三尺长的玉雕美人，笑道：“原来那竟是在骗人，这玉美人是假的。”

生死判道：“虽是假的，好歹也值几两银子。这叫做偷鸡不着蚀把米，堂堂盗帅，今夜也算栽斤斗了。”

秃鹰双目失神地瞧着那紫檀木匣，喃喃道：“这是假的，真的呢？”

金伴花面色又变，颤声道：“真……真的自然在……在匣子里。”

嘴里说，人已冲了过去，打开匣子。匣子里哪里还有什么玉美人，金伴花惊呼一声，晕了过去。

万无敌过去一瞧，只见匣子里赫然又有张淡蓝的纸笺，发出同样缥缈而浪漫的香气，同样挺秀的字迹写着：公子伴花失美，盗帅踏月留香。



现在，他舒适地躺在甲板上，让五月温暖的阳光，晒着他宽阔的、赤裸着的、古铜色的背。海风温暖而潮湿，从船舷穿过，吹起了他漆黑的头发，坚实的手臂伸在前面，修长而有力的手指，握着的是个晶莹而滑润的白玉美人。

他却似已在海洋的怀抱里入睡。

这是艘精巧的三桅船，洁白的帆，狭长的船身，坚实而光润的木质，给人一种安定、迅速而华丽的感觉。

这是初夏，阳光灿烂，海水湛蓝，海鸥轻巧地自船桅间滑过，生命是多彩的，充满了青春的欢乐。

海天辽阔，远处的地平线已只剩下一片朦胧的灰影，这里是他自己的世界，绝不会有他厌恶的访客。

船舱的门是开着的，舱下不时有娇美的声音传来。

然后，一个美丽的少女走上甲板，她穿着件宽大而舒服的鲜红衣





裳，秀发松松地挽起，露出双晶莹、修长的玉腿，赤着纤秀的、完美无疵的双足，轻盈地走过甲板，走到他身旁，轻轻用足趾去搔他的脚心，面上绽开了甜蜜妩媚的微笑，就好像百花俱在这一刹那那里开放。

他缩起腿，轻叹道：“甜儿，你难道永远不能安静一会儿么？”

语音低沉，充满了煽动的吸引力。

她银铃般娇笑起来道：“你终于猜错了。”

他懒洋洋地翻了个身，阳光，便照在他脸上。

他双眉浓而长，充满粗犷的男性魅力，但那双清澈的眼睛，却又是那么秀逸，他鼻子挺直，象征着坚强、决断的铁石心肠，他那薄薄的、嘴角上翘的嘴，看来也有些冷酷，但只要他一笑起来，坚强就变作温柔，冷酷也变作同情，就像是温暖的春风，吹过了大地。

他抬手挡住刺眼的阳光，眨着眼睛笑了，目中闪动着顽皮、幽默的光芒，却又充满了机智。

他眨着眼睛笑道：“李红袖姑娘，看在老天的分上，你莫要也变得如此调皮好么，有了个宋甜儿，我难道还不够受？”

李红袖笑得弯了腰，却忍住笑道：“楚留香大少爷，除了宋甜儿外，别人就不能顽皮一下么？”

楚留香拍着身旁的甲板，道：“乖乖地坐下来，陪我晒晒太阳，讲个故事给我听，要开心的故事，要有快乐的结局，这世上的悲惨之事已经够多了。”

李红袖咬着嘴唇，道：“我偏不坐下来，偏不讲故事，我也不要晒太阳……这见鬼的太阳，晒得人头晕，我真不懂你为什么喜欢太阳？”

她说“偏不坐下来”时，人已坐了下来，她说“不要晒太阳”，却已在阳光下伸展了双腿。

楚留香笑道：“晒太阳有什么不好？一个人若能多晒晒太阳，就不会做卑鄙无耻的事，无论是谁，在这么可爱的阳光下，都想不出坏主意来的。”

李红袖眼波流转，道：“我现在就正在想个坏主意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你正在想该使个什么法子让我爬起来去做事，是么？”

李红袖格格娇笑道：“你真是个鬼，什么事都瞒不过你。”

她笑声渐渐停止又道：“但你也真该起来做做事了，自从京城回



来后,你就连动都不想动,再这样懒下去,你就要变成流氓了。”

楚留香故意叹了口气,道:“你真像我小时读书的老师,只少了两撇胡子。”

李红袖狠狠瞪了他一眼,楚留香展颜一笑,又道:“这次在京城,我可真见识了不少那些所谓成名英雄的嘴脸,除了秃鹰那老头儿还有两下外,别人全是饭桶,那生死判据说武功不弱,手中一对判官笔,据说能打遍人身二百一十八处穴道,但我就从他身旁掠过,他却依然在做梦似的。”

李红袖撇着嘴道:“楚大少爷的轻功天下无双,江湖中人谁不知道……但楚大少爷,你的牛已吹完了么?”

楚留香道:“吹完了,李姑娘有何吩咐?”

李红袖道:“我先说几件事给你听。”

她自宽大的衣袖中取出个小小的簿子,一面翻看,一面念着道:“上次你从济南取来的一批货,已卖了三十万两,除了救济‘龙虎镖局’王镖头遗孀的一万两,趟子手张、赵两人家眷各五千两外,还替黄秀才付了一千两丧葬费,又替赵立正付了一千五百两喜酒聘礼,替郑……”

楚留香叹道:“这些事我难道不知道么?”

李红袖白了他一眼,道:“总之,三十万两都已分配出去了,你自己田庄里收来的五万两,我也替你用出去四万。”

楚留香苦笑道:“姑娘,你难道不能为我多留些么?”

李红袖道:“你享受得还不够?江湖中已有不少人在说你的闲话了,别人可不知道你花的都是你自己的,都说你假公济私……”

楚留香皱眉道:“别人如何说,和咱们又有何关系?人活在世上,为什么不能享受享受,为什么老要受苦,你怎地也变得俗了?”

李红袖嫣然一笑,道:“我可没要你受苦,我只是……”

突听舱下唤道:“你两个系处倾也野哪?唔想吃饭啦?”

南国姑娘甜美的言语,听来当真别有一种风情,别有一股滋味,李红袖却高举了双手,笑道:“老天,她难道不能说说别人听得懂的话么?”

楚留香笑道:“你也莫要怪她,她辛辛苦苦做了饭菜,却没人去吃,也难怪她生气,人一生气时,家乡话就出来了。”

他像是根本没有动,却已拉着李红袖站了起来。



李红袖故意娇嗔道：“你什么事都向着甜儿，所以她才会……”
一句话未完，脸色突然变了，失声道：“你瞧，你瞧那是什么？”

□

□

□

阳光照耀的海面上，竟飘来了一个人——
一具死尸。

楚留香一转身已到了船舷旁，抄起条绳索，打了个活结，轻轻一抛，长绳便像箭一般笔直地飞了出去。

长绳也似长着眼睛，不偏不倚，套着了尸身。

这尸身穿的是昂贵的锦缎衣裳，腰畔挂着翡翠的鼻烟壶，黝黑的脸已被海水泡得浮肿起来。

楚留香将他平放在甲板上，摇头道：“无救了。”

李红袖却瞧着这尸身的一双手，他左手的中指与无名指上，套着三个奇特的精钢乌金戒指。

那只右手虽没有戒指，却有戴过戒指的痕迹。

李红袖皱眉道：“七星飞环！这人莫非是‘天星帮’的门下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非但是天星门下，此人正是‘天星帮’的总瓢把子‘七星夺魂’左又铮，但‘天星帮’一向盘踞在皖南，不知他怎会死在这里？”

李红袖道：“他身上没有伤痕，莫非是淹死的？”

楚留香摇了摇头，解开他衣襟，只见他左胸第五根肋骨下，“乳根”与“期门”穴之间，赫然留着个紫红掌印。

李红袖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朱砂掌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朱砂掌一门近年虽然人才鼎盛，门下弟子号称已有一百七十多个，但能置‘七星夺魂’于死地的，最多也不会超过三个。”

李红袖道：“嗯，冯、杨、西门……这三人武功只怕是要比左又铮强些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朱砂门与天星帮可有什么恩怨？”

李红袖想了想，道：“三十七年前天星帮的刑堂香主，娶了当时朱砂掌门人冯风的二女儿，两年后这位冯姑娘突然死了，冯风曾亲赴皖南兴师问罪，后来虽查明他女儿实是急病而死，但两家却从此不相往来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还有呢？”

李红袖道：“二十六……也许是二十五年前天星帮更劫了朱砂门



弟子所保的一趟镖,那时正值冯风病故,朱砂重选掌门的时候,所以这件事直拖了一年,后来天星帮劫镖的弟子虽也曾登门负荆,但镖银却始终未曾送还。”

她将这些发生在二十多年前的武林故事娓娓道来,竟是像在自己身边的家常琐事似的。

楚留香微笑道:“你的记忆,的确从来不会令人失望……但这些事都已事过境迁,而且也算不得是什么深仇大恨,朱砂门想来不会为了这种事将左又铮一路追踪到这里,再下毒手,这其中必定另有缘故。”

突然一个少女自舱下冲了上来,娇嗔道:“你两个究竟系处做也野啲?”

她也穿着件宽大而舒服的衣裳,却是鹅黄色的,也露出一双淡褐色的,均匀美丽、线条柔和的玉腿。

她漆黑的头发梳了两根长长的辫子,长长的辫子随着玲珑的娇躯不住荡来荡去,淡褐色的瓜子脸,配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,显得又妩媚,又俏皮。她脸上本在故意装作娇嗔,但瞧见这死尸,突然惊呼一声,扭转头就跑,跑得比来的时候还要快得多。

李红袖笑道:“甜儿无论做什么事胆子都很大,但只要一瞧见死人,就吓得要命,所以我常说活人谁也制不住她,只有死人,才制得住她。”

楚留香凝注着海天深处,缓缓道:

“你等着瞧吧,今天要从那边飘来的死尸,绝不止这一个。”

李红袖眼波转动,还未说话,只见舱门里已伸出一双纤秀的手来,手里托着个大盘子。

盘子有两只烤得黄黄的乳鸽,配着两片柠檬,几片多汁的牛肉,半只白鸡,一条蒸鱼,还有一大碗浓浓的番茄汤,两盅腊味饭,一杯紫红的葡萄酒,杯子外凝结着水珠,像是已冰过许久。

宋甜儿那甜笑的语声却在舱门里唤道:“喂,快的来啰呀!”

李红袖笑道:“我听不懂,你为什么不自己送上来?”

宋甜儿啐道:“小鬼,你听不懂怎会知道我要你来拿?”

她说的纯粹的京片子,但嘟嘟囔囔,软语娇柔,却别有一番情趣,

李红袖拍掌娇笑道:“来听呀,我们的甜姑娘终于说出了官话。”



第2章 海上浮尸

她穿着件柔软而宽大的长袍，长长地拖在甲板上，盖住了她的脚，满天夕阳，映着她松松的发髻，清澈的眼波，映着她那温柔的笑容，她看来就像是天上的仙子，久已不食人间烟火。

船已下锚，就这样停泊在水上。

楚留香小心地将柠檬汁挤在鸽子上，刚吃完了一只鸽子，喝了半杯酒，海上果然又漂来了一具尸身。

这尸身穿着件朱红色的短袍，长仅及膝，面容虽经海水久泡，但看来仍是白白净净，年纪也只有四十左右，颌下虽留着微须，眼角却无皱纹，他左掌也是修长白净，但一只手掌，却是粗糙已极，筋骨凸现，几乎比左掌大了一倍，摊开掌心，竟和他衣服同样颜色。

李红袖一双明媚的眼波却真是瞧直了，吃惊道：“想不到这人竟会是‘杀手书生’西门千！”

楚留香叹道：“他杀死了左又铮，自己竟也死在别人手上。”

李红袖喃喃道：“但又是谁杀死他？”

她说完了话，已瞧见这西门千喉结下的创口，鲜血已被海水冲净，灰白色的皮肉向两旁翻卷。李红袖噓了口气，道：“这是剑伤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嗯！”

李红袖道：“这创伤才不过一寸，天下武林，只有‘海南’与‘崂山’两大剑派的弟子，才会使用这么窄的剑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不错。”

李红袖道：“海南与崂山两派，距离这里虽都不远，但崂山派的剑法传道家正宗，平和博大，这西门千被人一剑贯穿咽喉，想必是剑法以辛辣诡谲见长的海南剑客门下所下的毒手……这倒更奇怪了。”

楚留香皱眉道：“奇怪？”

李红袖道：“海南剑派与朱砂门非但无冤无仇，而且还颇有渊源，八年前朱砂门被闽南七剑围攻时，海南派还曾经不远千里赶去相助，但如今海南剑派的高手却杀了朱砂门的长老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可真教人不懂？”

楚留香喃喃道：“左又铮无缘无故死在西门千手中，西门千又糊里糊涂死在海南派门下……这其中究竟有什么秘密？”

李红袖嫣然一笑，道：“你可是又想管闲事了？”

楚留香笑道：“你不是正在说我太懒了么？我正好找些事做给你瞧瞧。”

李红袖道：“但这件事看来牵连必定甚广，必定十分凶险，而蓉姐这两天又在病着，我看咱们还是别管这件事吧！”

楚留香微笑道：“越是凶险的闲事，管起来才越有趣，牵连越广的秘密，所牵连之物价值也必然极高，这种事我能不管么？”

李红袖叹道：“我知道你若不将这秘密揭破，是连觉也睡不着的，唉！你呀，你生下来好像就是为了管别人闲事的。”

她忽又展颜一笑，道：“幸好这件事正如大海里捞针，到现在为止，还一点头绪都没有，你想管这闲事，只怕也管不上。”

楚留香微笑道：“你等着瞧吧，头绪自然会越来越多的。”喝了口酒，又撕下条鸡腿，倚在船舷上大嚼起来。

李红袖苦笑道：“我真佩服你的胃口，现在还能吃得下东西。”她也不知不觉走到船舷，向海天深处凝睇。

□

□

□

海上果然又漂来具死尸，竟赫然是黑面虬髯的绿袍道人，身形魁伟高大，四肢虽早已冷却，但手里仍紧紧握着半截断剑，剑身狭长，仍在闪着光，碧森森的剑光，照着他一颗发髻蓬乱的头颅。

他头顶竟已劈成两半。

就连李红袖都转过脸去，不忍再瞧。

楚留香道：“果然是海南剑派的门下。”

李红袖道：“你……你认得他？”

楚留香缓缓道：“此人便是海南三剑中的灵鹫子，他剑法之狠毒，





当今天下武林，只怕极少有几个人能比得上。”

李红袖叹道：“他一剑贯穿了别人的咽喉，不想自己脑袋也被别人砍成两半。”

她忍不住还是回头瞧了一眼，又道：“瞧这情况，那人一剑砍下时，他必定已无可闪避，是以只有迎剑招架，谁知那人一剑非但砍断了他的长剑，余力所及，竟将他头也砍成两半，海南指剑俱是海底寒铁精炼而成，这人一剑竟能将之砍断，唉……好锋利的剑，好沉重的剑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你怎知他对头也使的是剑？”

李红袖道：“当今武林的刀法名家，又有谁能将剑法如此辛辣狠毒的灵鹫子逼得连躲闪都不能躲闪……海南剑派素无硬拆的招式，他若不是被逼无奈，又怎会迎剑去招架别人迎头砍下的一刀。”

楚留香点头道：“不错，刀法之变化，的确不如剑法灵巧迅急，使刀的人若想将使剑的人逼得无可闪避，的确是难而又难。”

他微微的一笑，接道：“但你莫非也会忘记一个人么？”

李红袖眼睛一亮，道：“你说的若是‘无影神刀’札木合，你就错了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为什么会错？”

李红袖道：“札木合号称中土刀法第一名家，刀法之快，无形无影，他一刀砍下时，灵鹫子也许还未瞧清是由何处来的，自然只有迎剑招架，而札木合使的一柄‘大风刀’，乃海内十三件神兵利器之一，也足以砍断海南指剑。”

楚留香道：“这岂非就是了么？”

李红袖笑道：“但你莫要忘了，札木合纵横戈壁大沙漠已有三十年，号称‘沙漠之王’，又怎会远来这里？”

楚留香缓缓笑道：“你说不会，我却说会的。”

李红袖眨着眼睛，道：“你要和我赌一赌？”

楚留香道：“我不和你赌，因为你输定了。”

只听船舱下一个人甜笑道：“你们赌吧，谁输了谁帮我洗半个月碗。”

李红袖笑骂道：“小鬼，你在偷听。”

宋甜儿格格笑道：“我虽然不敢看，听却敢听的。”

李红袖转向楚留香,道:“喂!你瞧瞧这小鬼,打得好精明算盘,天下的便宜都被她一个人占尽了。”

楚留香倚着船舷出神,竟像是没有听见她的话。

李红袖走过去,道:“你在等什么?等那札木合?”

楚留香道:“也许……”

李红袖笑道:“你等不着的,这‘沙漠之王’既不会来,纵然来了,也没有人能杀得死他。”

楚留香道:“西门千与左又铮素少来往,为何杀了左又铮?灵鹫子与西门千毫无冤仇,为何要杀死西门千?札木合与灵鹫子一个远在天边,一个远在海角,更是毫无关系,又为何要杀死灵鹫子?”

他叹了口气,接道:“可见世上有许多事,是完全说不定的。”

这时日已偏西,自从发现第一具尸身到现在,已过了两个多时辰,甲板上已躺着三具尸身。

而第四具尸身果然又来了。

别的尸身在水上都载沉载浮,这具尸身却如吹了气的皮筏似的,整个人都完全浮在水上了。

别的尸身李红袖至少还敢瞧两眼,但这个尸身,李红袖只瞧了一眼,全身都起了悚栗,再也不敢瞧第二眼了。

这尸身本来是胖是瘦,楚留香已完全瞧不出,只因这尸身全身都已浮肿,甚至已开始腐烂。

这尸身本来是老是少,楚留香也已瞧不出,只因他全身须毛头发,竟赫然已全部脱落。

他眼珠已胀得爆裂而突出,全身的皮肤,已变成一种令人恶心的暗赤色,楚留香再也不敢沾着一根手指。

李红袖颤声道:“好厉害的毒,我去叫蓉姐上来瞧瞧这究竟是什么毒?”

楚留香道:“这毒蓉蓉也认不出的。”

李红袖道:“你又在吹了,你武功虽不错,但若论暗器,就未必比得上甜儿,若论易容术和下毒的本事,更万万比不上蓉姐。”

楚留香笑道:“但这人中的并不完全是毒。”

李红袖吃吃笑道:“不是毒药,难道是糖么?”

楚留香道:“也可以算是糖……糖水。”

